

美伊“决战” 中东迎来三大冲击波

1953年8月19日,美国中央情报局参与的伊朗政变,推翻了摩萨台政权。摩萨台是伊朗巴列维王朝时期首相,执政期间推动伊朗石油业国有化,触及西方国家利益。

1979年,伊朗爆发伊斯兰革命。当年11月4日,伊朗学生冲入美国驻伊朗大使馆,扣押馆内美方外交人员444天。此后,美伊关系长期紧张、敌对。

美国与伊朗断交,没收伊朗资产,并禁止与伊朗的多数贸易往来。美国此后对伊朗采取“遏制”政策,多次指认伊朗以“和平利用核能”为掩护秘密研制核武器。

1988年两伊战争期间,一架从伊拉克起飞的伊朗客机在飞往迪拜途中,被美国导弹击落,机上290人全部遇难。迄今,美国对这一事件只表示“遗憾”,拒绝承认错误。

2002年,时任美国总统小布什在对国会发表国情咨文时,将伊朗斥为“邪恶轴心”国,引起伊朗震怒。美国、欧盟及联合国等对伊朗政府实施多回合制裁。

美伊关系改善,并达成伊核协议。

美国总统特朗普退出伊核协议,重新对伊朗实行严厉经济制裁,导致美伊关系急速恶化。

5至6月期间,6艘油轮在阿曼湾遇袭爆炸。12月,美国在伊拉克的军事基地遇袭,导致一名美国公民丧生。美国指控是伊朗支持的伊拉克民兵组织所为,以空袭行动报复。这个民兵组织的成员则包围伊拉克大使馆抗议。

3日,美国对伊拉克巴格达国际机场发动无人机空袭,击杀伊朗负责中东军事行动的“重要人物”苏莱曼尼,伊朗誓言报复。

美国与伊朗之间的“雷”还是爆炸了。当伊朗军方将领苏莱曼尼身死伊拉克首都巴格达机场时,这个潘多拉魔盒便已彻底打开。美国总统特朗普这边,“52个网点打击”的威胁明晃晃地摆上了台面,伊朗这边的报复行动也已经在路上,多年恩怨一朝爆发,可以预料到的是,美伊“决战”、中东风云再起、原油市场“地震”这三大冲击波,足以让本就不太平的中东再次掀起一阵风暴。

国的博弈不会就此停息,未来是在伊拉克还是其他地区国家或者热点冲突上发生冲突尚难预料,但正面军事冲突和战争的可能性很小。而全球原油价格会随美伊博弈的每一次冲突起伏,原油价格可能比去年底主要机构预测的要高些。

原油市场“地震”

对中东而言,战争之外,局势失控带来的直接后果可能就是原油市场的“地震”,毕竟这片土地决定了世界石油供应量的1/4,任何一点风吹草动都足以导致全球石油供应链的中断。外界越发担心,冲突可能直接影响原油的供应,毕竟伊朗手里还有一张王牌——位于伊朗南部海岸的霍尔木兹海峡。

“今日俄罗斯”4日的报道还称,英国国防部已经下令,要求其海军舰艇为所有经过霍尔木兹海峡悬挂英国国旗的船只提供“保护”。与此同时,英国国防部还在一份声明中呼吁各方缓和紧张局势,并建议英国公民目前尽量不要前往伊拉克和伊朗。

去年年中,正值美国与伊朗因为制裁而闹得正僵的时候,伊朗总统鲁哈尼便已经宣称,如果美国试图抑制伊朗石油出口,将切断波斯湾国家的石油运输,伊朗革命卫队指挥官便称鲁哈尼对抗美国“立场坚定”,还表明他们已经准备好封锁波斯湾连接至公海的霍尔木兹海峡。数据显示,2018年,每天有2100万桶石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相当于全球海运石油的1/3,及全球液体石油消耗的1/5。

如今,美伊斗法升级,霍尔木兹海峡很可能成为另一个焦点,毕竟去年霍尔木兹海峡便已经出现多艘邮轮被扣押的状况,一度导致油价飙升。要知道,虽然美国的制裁已经导致伊朗石油出口大幅减少,但包括沙特、科威特、伊拉克和阿联酋在内的其他重要石油生产国也都集中在波斯湾地区。

不过从长远情况来看,油价却不见得能够冲高太久。瑞银集团财富管理全球首席投资官马克·黑费尔3日表示,如果中东形势恶化,石油供应中断,会使原油价格大幅上涨,给经济和金融市场带来冲击。不过,国际石油市场目前产能充足,地缘政治事件本质上不可预测,此前此类事件对市场大范围的影响均比较短暂。

北京商报记者 杨月涵



3日,伊朗德黑兰街道上悼念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下属“圣城旅”指挥官卡西姆·苏莱曼尼的海报。新华社/图

● 1953年 伊朗政变

● 1979年 伊朗伊斯兰革命

● 1980年 美国与伊朗断交

● 1988年 美舰误击伊朗客机

● 2002年 “邪恶轴心”国

● 2013-2016年

● 2018年 美国退出伊核协议

● 2019年 波斯湾情势紧张

● 2020年1月 紧张局势再升级

美伊正面冲突

2020年伊始,一场更大的风暴在中东酝酿。当地时间4日,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警告称,若是伊朗袭击任何美国人或美国资产,将对伊朗52个网点展开打击。52这个数字别有用心,1979年伊朗伊斯兰革命后,美国大使馆被占领,当时被扣为人质的便是52名美国外交官和平民。

就在特朗普在推特上大肆威胁的同一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司令侯赛因·萨拉米少将表示:“伊斯兰革命卫队肯定会对美国进行一次痛苦而令人遗憾的报复。”不久后,伊朗外交部发言人便表示,该国官员计划5日晚会上会晤,讨论退出核协议的下一步行动,而行动的规模将比最初计划的还要大。

这轮风暴始于两天前。当地时间3日凌晨,美国无人战机对伊拉克巴格达国际机场发动空袭,导致包括伊朗特种部队总指挥卡西姆·苏莱曼尼在内的多人死亡。苏莱曼尼不是个简单的人物,据了解,苏莱曼尼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精锐部队“圣城旅”的指挥官,也被视为伊朗抵抗外敌的英雄,可以说苏莱曼尼是扩大伊朗在中东影响力的重要人物。

“苏莱曼尼遇袭是美伊斗争的转折点,两者从幕后和代理人模式转向正面冲突,缩小彼此回旋的余地,增大了失控的可能。”中国社科院西亚非洲研究所魏亮博士如此说道,魏亮进一步指出,伊拉克在2003年以来一直是美国和伊朗两国地区影响力博弈的主要国家,伊拉克也是伊朗“什叶派新月弧”最重要的组成部分。近两个月来,美伊两国在伊拉克的斗争不断加剧,最后导致苏莱曼尼被定点清除。

“目前,美国已明确提出寻求冲突降级,并与世界大国和地区国家密切沟通,国际社会也高度关注此事,不希望事件升级是大家共同的愿望。但一方面,美国大选临近和特朗普的一贯出其不意,另一方面由于苏莱曼尼在伊朗地区战略和国内的重要价值和影响力,因此双方缓和的难度比较大,伊核问题重启谈判的可能性更渺茫。”魏亮如此表示。

中东“一片血色”

美国与伊朗的混战,搅动的却是整个中东的浑水,受影响最大的莫过于伊拉克。4日当天,伊拉克境内就发生了多起疑似针对美国的袭击事件。美国印第安纳大学中东研究中心主任伊斯特拉巴迪称,苏莱曼尼遇害对整个中东而言是重大事件,这件事将触发伊拉克不稳定,我

担心伊拉克将成为伊朗和美国的战场”。

据了解,伊拉克与伊朗都是什叶派占多数的国家,因此美国针对伊朗的单边施压自然会被视为对什叶派穆斯林的冒犯,伊拉克的反美情绪可想而知。而在美伊关系高度紧张的当下,美国这场空袭更是直接将矛盾摊牌,整个中东的形势也变得越发混乱。

伊拉克成为战场之外,以色列乃至沙特很可能都会成为美伊矛盾激化之后伊朗的目标,毕竟以色列和沙特背后站着的是美国。自打两年前特朗普宣布退出伊核协议重启对伊朗经济制裁那一刻开始,美伊关系便已经迅速恶化,伊朗甚至一度宣布重启提升铀浓缩,一旦事情闹到无法收拾的地步,后果可能不堪设想。

“总体来说,2020年的中东局势因苏莱曼尼之死一片血色,地区安全的挑战和维持和平的难度与成本都在上升”,魏亮称,美伊两

聚焦 Focus

山火失控 澳大利亚还有多少“最危险的一天”

对于澳大利亚而言,伴随2020年一起到来的,还有堪比地狱的窒息时刻。绵延了3个月的大火还没有停止的趋势:火光染红天空、树木烧至焦黑、动物成片死去……澳大利亚如今的图景令全球心碎。在高温、狂风和全球变暖的催化下,这片曾经绿草如茵的土地,或许还将面对更多危险的夜晚。

最危险的一天

在《神曲·地狱篇》中,但丁为地狱的第六层安排了熊熊烈火。在4日的澳大利亚,第六层地狱仿佛重现人间。澳大利亚消防部门迎来了“最危险的一天”,据CNN报道,当日在新南威尔士州,悉尼“失控”的野火面积已达到26.4万公顷。

“对大家来说,将会是漫长又艰难的一天。”新南威尔士州乡村消防局局长费兹西蒙斯说道。澳大利亚官员表示,当天多处山火合并在一起形成了更大的野火。根据费兹西蒙斯的说法,新南威尔士州4日有上百处野火仍在燃烧,且超过半数未获控制,由于整天风向不断变化,火势将会蔓延。

新南威尔士州州长格拉迪斯·贝里吉克利安在4日简报会上说:“我们度过了漫长的夜晚,接下来仍然要面对更糟糕的夜晚。”新南威尔士州消防局说,在一些地方已经出现了由火灾引发的雷暴,产生的飓风使

火灾情况更加恶化。

在被浓烟笼罩的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不是个例。据路透社统计,到4日傍晚,在灾情最为严重的维多利亚州,共发生了16起紧急或疏散等级的火灾。据CNN报道,今年山火季开始以来,全澳大利亚森林火灾面积已达600万公顷,相当于一个克罗地亚的大小。相较之下,在2018年加州山火和2019年亚马孙森林大火中,火灾面积分别为77万公顷和90万公顷。

伴随火灾的绵延,伤亡情况还在不断增加。自2019年9月大火肆虐以来,澳大利亚已有23人死亡,超过1500座房屋、近600公顷的国家公园和森林被烧毁,据澳大利亚生态学家估算,仅在新南威尔士州,就有至少4.8亿只野生动物在这场绵延不绝的大火中丧生。

橙色天空

“那时,四周是黑暗的,天空是橙色的,

到处浓烟滚滚,无法呼吸。”如撤离灾区的贾斯廷·唐纳兹所言,橙色成了澳大利亚的主色调。早在去年12月底最严重的一天,澳大利亚马拉库塔小镇的天空就从黑色变为血红色,随后变为橙色。当地超市老板菲利普表示,当时有许多孩子无法正常呼吸。

即使不在重灾区,悉尼大都会地区4日的最高温度也高达45摄氏度,悉尼西部的彭里斯更是记录到最高温度48.9摄氏度,澳大利亚首都堪培拉在当天下午4点之后的记录,也到了44摄氏度的温度,这是该地区的最高纪录。

严峻的生存环境之下,与贾斯廷·唐纳兹一样不得不紧急撤离灾区的澳大利亚民众还有数千人。自3日起,新南威尔士州就宣布全州进入紧急状态,并开始疏散群众。

灭火是目前澳大利亚总理莫里森的首要工作。澳大利亚政府4日表示,为应对该国日益严峻的森林火灾,莫里森原定本月对日本的访问将推迟,同时也推迟了原定于本月对印度的访问。4日,莫里森又宣布了一系列支援各地抗击丛林大火措施,包括召集3000名澳大利亚军方预备役人员,以协助进行灭火工作,以及花费1400万美元再购买4架喷水飞机用于灭火。

天灾与人祸

在这场堪称史上最严重的大火背后,原因成了全球试图找到的重点。在新南威

士大学的气候科学家莎拉·培金斯·科克帕特里克看来,一次又一次的热浪天气是气候极端性的体现,山火便是极端炎热和干旱条件下的产物。

干旱是罪魁祸首。BBC在报道中指出,去年的确是澳大利亚历史上最干旱的年份之一。澳大利亚气象局发布报告称,2019年1-11月,澳大利亚平均气温比1961-1990年期间的年平均气温高出1.36摄氏度,是史上第二高温年份,与此同时,降雨量却仅高于1902年,是120年来第二低。

事实上,澳大利亚的夏季从12月持续至2月,而火灾季通常在1月下旬或2月初达到顶峰。爱达荷州大学火灾科学副教授Crystal Kolden指出,极端的高温 and 干旱造成了更多的火灾。

全球变暖也充当了助推器。莎拉·培金斯·科克帕特里克坦言:“山火并不完全来自于气候变化,但是全球变暖是极端天气不可否认的助推力”。

“全球变暖对于气候的确有很大的影响,主要会导致气候的不均衡性,有的地方干旱,有的地方则爆发洪水。”中国人民大学生态金融研究中心副主任、环境学院环境经济与管理系教授蓝虹表示,全球变暖的原因是比较复杂的,一方面有人为的影响,另一方面也有气候周期的影响存在,比如寒冷期与温暖期的区别。

蓝虹表示,虽然《巴黎协定》之后,各国按照协定目标在推进,但《巴黎协定》与《京

都议定书》不同的是,并没有强制性的减排目标,还是根据各个国家的自愿来行动,整体的约束力低得多。蓝虹提到,2008年在京都议定书的约定下,全球碳金融的价格达到20美元甚至30美元,但现在只有3美元左右,从这个变化也可以看出,在《巴黎协定》之于全球减排的力度要小得多。

在这一点上,莫里森饱受指责。由于能源矿业持续扩张等原因,自2014年起,澳大利亚温室气体排放量持续攀升。在2015年巴黎气候大会上,澳大利亚同意到2030年将温室气体排放量在2005年的基础上减少26%-28%。但在去年12月,3个气候变化研究智库联合发布的《2020年气候变化应对指数报告》称,澳大利亚的气候政策在57个国家中排名倒数第六。

但对此,莫里森矢口否认,在声明中辩称,并不是当局的气候政策导致了史无前例的大火,坚称政府已采取了足够的措施来应对全球变暖。莫里森还在接受澳大利亚广播公司采访时称,澳大利亚温室气体排放量仅占全球排放量的1.3%。

现实已经让澳大利亚警醒。但更令人担忧的是,恶性循环在不知不觉中形成《悉尼晨报》2日报道指出,近3个月以来的山火释放出了约3.5亿吨二氧化碳,约等于澳大利亚全年碳排放量的1/3。大火产生的烟尘还飘到了新西兰,导致新西兰的积雪和冰川变色,可能会使该季节的冰川融化量增加30%。

北京商报记者 陶凤 汤艺甜